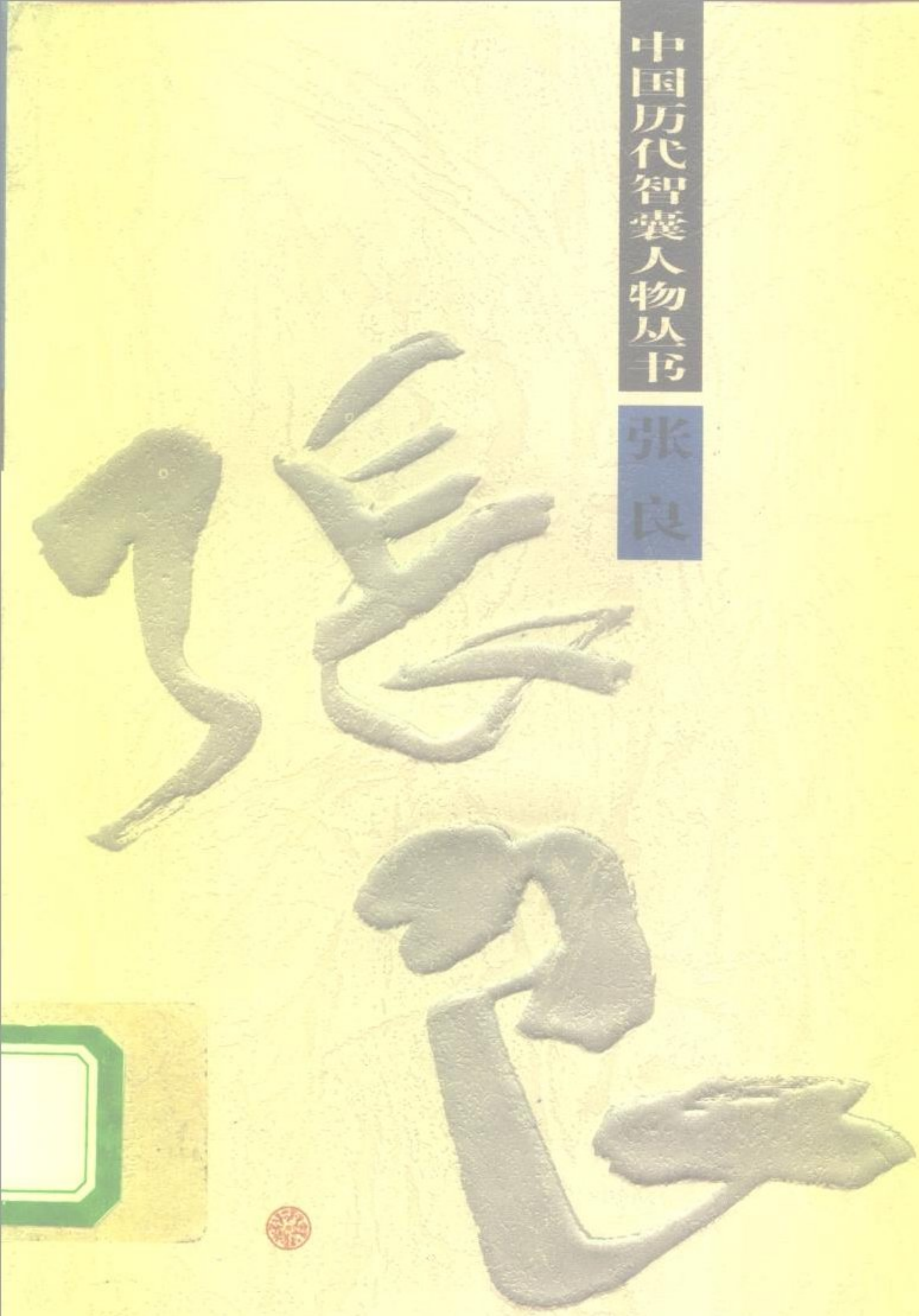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张良



I 22
532

95301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张　良

乔军中

200200950



解放军出版社

China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良/乔军中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1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ISBN 7—5065—2730—8

Ⅰ．张… Ⅱ．乔… Ⅲ．张良—生平事迹 Ⅳ．K827.34

书　名：张　良

著　者：乔军中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北京兰空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6.875
字　数：172 千字
版　次：199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500

书　号：ISBN 7-5065-2730—8/K・285
定　价：11.50 元

引 子

从紫关岭到长安，没有直达的官道。报送丧信的邮役，只能先向南折行至汉中，然后沿三十里一置的传舍，向北疾行。

时值盛夏。太阳的光芒像发疯似地烤炙着大地，远山近岭反射出片片白光。路旁丛生的灌木像生了病似地低垂着枝条，蜷缩起叶片。马匹拼命张大的鼻孔不停地翕动着，马蹄敲击路面发出的声响，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显得单调而又焦躁。

自汉中经子午谷到长安，足有八百多里的路程。不过，带了太医来问病的建成侯吕释之，启用了五百里加急的轺传，如果不出意外，一天多的时间，就可到达都城了。

果然，第二天戌亥相交时分，三匹快马来到长安西南的章城门下。此刻月黑风高，城门已闭，金柝、刁斗之声依稀可闻。守门士卒虽不耐烦，但见三骑征尘裹挟，人困马乏，知是情势紧急，便验了铁印文书，放进城来。三匹快马不作稍歇，沿着城内贯通南北的十里长街，直奔宫廷奏事处所在。到了门前，蓦地把马一勒，只听唏啡啡一声长嘶，三人滚身落下马来。其中一人从怀中掏出一封绢帛包着的公文，递给闻声出来察看的当值官吏。

此刻，皇帝还在未央宫乘凉。尽管天色微明就得起身临朝，但天气燠热，令人难以入睡。坐更的太监接着宫外送进来的文书，不敢延宕，急忙奏报：

“皇上，汉中有紧急文书来。差官传话说，是皇上惦念的。”

“呈来朕看。”

在这一递一接之间，皇帝心念急转：汉中南接巴蜀，那里是先帝发祥之地，一向平稳，不会有事。莫非建成侯所去的紫关岭有消息来？

打开公文，果然是预料中的事由。皇帝心中，一股悲凉油然而生。他不及回味。便抬头传话下去：

“起驾长乐宫。”

从未央宫到太后吕雉所在的长乐宫，凌空架着一条复道，就像现今的过路天桥，又叫辇道，专供皇室使用。

皇帝登上辇道，远远望着长乐宫的灯火，许多旧事袭上心头，思绪越发零乱。在紫关岭上隐居的先帝重臣，体质原本羸弱，新朝初建，四海归一，天下升平，本该尽享富贵福禄，颐养天年，谁知他却一心求仙向道，直至辟食五谷，断绝人间烟火。不久前，地方官奏报，他已病入膏肓，恐怕来日不多了。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很快派建成侯吕释之带两名宫中的御医前去探视。谁知几天功夫，噩耗便传来。

来到长乐宫，宫女传话进去，太后起身相迎。皇帝恭敬地问了安，随即说道：

“建成侯有奏报来。留侯张良逝去了，是昨日寅时的事。”

“噢？”太后并不觉得吃惊，脸上呈现出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随即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唉——。”

“张良可曾留下什么话来？”太后沉吟良久，终于发问。

“建成侯到紫关岭时，留侯已口不能言，对他的子嗣家人都没有留下话来。只是随侍的家奴说，留侯早有吩咐，他过世之后，将早年随先帝出征时，在谷城山下取得的一块黄石随葬墓中。另外，建成侯还奏请，如何处置后事。”皇帝缓缓地答道。

太后稍加思索后吩咐：

“张良是先帝重臣，开国元勋，当然要厚敛。何况他有功于我们母子，更要格外优裕，特别赙赠。我看可赐谥文成，长子不疑，照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袭封，次子辟强，授官侍中。”

回到未央宫，已交子时，皇帝仍没有丝毫的睡意。他心存仁厚，对屡经征战杀伐，与先帝一起打天下的勋臣猛将相继逝亡，不胜悲忧。尤其是张良，曾设奇谋，使他安坐太子之位，六年前终于得登大宝，尊至九五。想到此，他又对母后刚才的神情迷惑不解。他不明白，母后听到张良故去的消息竟没有丝毫的伤感，反而流露一丝释怀和宽慰。

忧思迷惘之中，阵阵倦意袭来。皇帝终于在更深夜凉之时，伴随着时断时续的滴漏声，进入了梦乡。

时在公元前 189 年，西汉惠帝六年，岁在壬子。

目录

引　子 …… (1)

第一回　博浪沙设谋刺秦皇
汜水桥纳履得奇书 …… (1)

第二回　匿形迹偶然逢旧友
疏财帛刻意结新朋 …… (12)

第三回　举义旗相机投刘邦
乘乱势有心兴韩室 …… (25)

第四回　拥韩王故地屡受挫
佐沛公宛城又献计 …… (36)

第五回　中军帐巧思入连环
阿房宫苦口进忠言 …… (46)

第六回　用旧情夤夜说项伯
赖机智白日脱险境 …… (56)

第七回　为分封仗义舍金珠
图重来密嘱烧栈道 …… (73)

第八回　干戈又起霸王伐齐
故人复来子房归汉 …… (86)

第九回　话大势离间招二将
析情由借箸驳郦生 …… (100)

第 十 回　再进兵败退小修武
慎入帐潜取大将印…… (111)
第十一回　渡白马楚军粮道绝
屯广武霸王险象生…… (124)
第十二回　存戒心踢脚封齐王
察细微片言激韩信…… (134)
第十三回　连合众将屯围垓下
高奏楚歌撼慑军心…… (146)
第十四回　排众议力主移都城
消猜惧密荐封雍齿…… (158)
第十五回　顾左右幡然惊心魄
辞封赏明哲思退身…… (170)
第十六回　明心迹送子入朝纲
暗运筹四皓出山林…… (183)
第十七回　辟五谷追随赤松子
紫关岭留侯驾鹤去…… (197)
附录　张良生平大事年表…… (206)

第一回

博浪沙设谋刺秦皇
汜水桥纳履得奇书

公元前 218 年，秦始皇二十九年，春。

当辚辚车马迤逦西来，拐过一道急弯，突然出现在视野中的时候，潜伏在距官道不远一个沙丘上的张良和沧海公，猛地意识到发生了一个始料不及的意外情况：他们无法判断秦皇嬴政究竟乘坐在哪一辆车上。

车队加紧前行，距离越来越近。车轮“吱吱嘎嘎”，就像辗在张良的心上。沧海公攥着铁椎的手心直冒汗。

秦始皇这次巡游，用的是天子特有的法驾仪仗。凡大驾出行，卫士车队有八十一辆。法驾则比较简单，由京兆尹和执金吾在前引路，宫廷随从侍中陪同乘车，但卫士的车队也有三十六辆。使张良和沧海公深感不安的是，秦始皇的这次出巡与以往不同：三十六辆随行副车，与皇帝所乘的车辆式样完全相同，罗伞盖黑鸦鸦一片，连成一个整齐的车队。秦朝时尚为黑色。随着一片黑色的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整个车队就像一条巨大的乌龙在大地上滚游。

China

此刻，黄河北岸的博浪沙滩，一片沉寂。

车队已到眼前，张良的目光聚集在三辆威仪十足的八马大车上。大车的旗帜上绘着的金色大龙，随着旗帜的飞舞，上下翻旋，张牙舞爪。张良暗忖，秦皇一定乘坐在三辆八马车之中。

车轮“轧轧”作响，车队将从眼下走过，千载良机稍纵即逝。不容张良细想，一时间，他热血沸腾，国仇家恨尽涌心头，遂猛一咬牙，沉声对身旁待机而发的沧海公道：

“居中龙旗八马车！……预备——发！”

一百二十多斤的大铁椎呼啸而去，发出尖厉的破空之声，闪电般飞越三百多尺的沙滩，以泰山压顶之势，直向三辆龙旗八马车居中的一辆猛击而下！

大道两旁的虎贲卫士还没有弄清凌空飞来的是何物，铁椎便轰然一声击破大车顶盖，直向车中的乘客砸去……随之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竟然是女子的声音！

车队停了下来，秦始皇的卫士开始四面兜捕。张良在沧海公举椎猛击的同时，立即转身向预先停靠在黄河岸边的小船奔去。而沧海公还在探头看究竟，很快被蜂拥而至的士卒捉住。张良无可奈何，只好拼命用力将船向波涛汹涌的河心划去。

沧海公不愧是位肝胆忠义的血性侠士。在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的严刑拷问下，他牙关紧咬，不仅不肯供出背后的主谋，就连自己的姓名也闭口不说。后来，赵高又令士卒施以重刑。沧海公张口大骂：

“昏君无道，杀了诸侯，灭了六国，六国的后人哪一个不要他的命？历代的忠良都要向他报仇！只是他命不该绝，我没有打中他。我死不足惜，只可惜辜负了公子。”

李斯听了，赶紧追向：

“是哪个公子？”

沧海公心中一惊，深怕自己言多嘴漏，便猛地转身跃起，碰死

在石柱上。

沧海公虽然击柱而死，但他的一席话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回到馆舍，李斯和赵高关起门来，细细琢磨。

“主使的人，必是六国的后代。”赵高呷一口茶，首先开口。

“对！而且必定是六国相国的公子。”李斯一边应合，一边顺着思路说下去，“历代的忠良！六国之中有哪一家是历代做相国的？韩国的开地曾做过韩国的相国，开地的儿子平也做过韩国的相国。一家两代为相，辅佐过五个君王，他的后代真可谓历代的忠良了！”

李斯和赵高的分析一点也没有错。张良正是开地的孙子、平的儿子。这个世代为相的韩国贵族，姬姓。张良就是姬家的公子。“张良”是他后来隐匿下邳时更改的名字。

波及全国的大搜捕开始了。捉拿刺杀皇帝的要犯，旨令所到之处，各级官吏无不尽其所能，全力以赴。韩国一带，更是风声鹤唳。

张良从惊涛骇浪中死里逃生，还没来得及从庆幸中回过神来，又跌入四处藏匿躲避的深渊里。他没敢回阳翟（今河南禹县，故韩国都城），向离长安较远、东边的彭城即现今的徐州一带走去。他想，这一带一来被秦国征服不久，人们对秦国的反抗怨恨情绪浓烈，便于躲藏；二来秦始皇巡游，总要西归，向其相反的方向去，或许会更安全一些。

不久，他来到原属楚国的下邳城。此地民丰物阜，街市繁华。张良无心浏览。他换下高冠博带、长袍麻鞋的儒生公子打扮，穿上楚国人所喜爱的短衣草鞋，白天不敢露面，一个人躺在旅店的客房里想心事。

他的祖上在韩国历代为官。两代相国，辅佐五君，这种殊荣，举世少有。可世事多变，好景不长。韩安王昏庸无能，国势日渐衰败；而秦王早怀包藏宇内、吞并八方之志，起用贤臣，变法图强，厉兵秣马，步步进逼；六国连横无力，步步退让。终于在韩安王九年，韩国首当其冲，被秦国内史腾率领的大军攻陷都城，韩安王被擒，韩国随之灭亡。此后不久，楚国投降，魏国屈服，齐国、燕国归顺，六合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内，皆为秦国疆域。

韩国灭亡的时候，张良年龄尚小，还没有出仕为官。但亡国之恨，破家之仇，如滚油沸水，不可遏止。他日夜想着的一件大事，就是报仇复国，重振家业。他的弟弟在秦兵入侵时被砍死。他只给弟弟停棺、保尸，不葬于坟中，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报仇雪恨，以告慰亡灵。

从韩国灭亡至今，已经过了十二个年头。这些年里，他遣散了家里三百多奴仆，无时不刻不想着报仇雪恨。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报仇呢？荆轲、高渐离两刺秦王的壮举给了他启发。他也要像燕国的太子丹一样，谋刺秦王。

十二年里，他大量破费家产，收买了许多刺客，但都没有杀得了秦始皇。有些刺客，得到他的重金后，远走高飞。

遇到沧海公后，他对刺杀秦王充满信心。每当他回想起和沧海公结识、相约共谋大业的情景，总感到有一种天授于我，秦王合当丧命于沧海公之手的预兆。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春日。张良独自一人，离开喧闹嘈杂的韩国故都，到郊外踏青，借以排遣满腔的忧愤烦恼。他信步来到城北浅山脚下的一个村落，走进一家酒肆。

这个酒肆名叫“四时春”。掌柜的原是他家的一个奴仆，叫荆友，为人厚道且精明，很会经营。前屯后庄、三里五村的农人，常来吃酒。有钱付钱，无钱赊帐，格外活络。酒客之中，各色人等都有，几杯酒下肚，高谈阔论，说古道今，很有些“畅饮村醪行欲倒，务中闲乐四时春”的情趣。张良来得多了，人也渐渐熟悉。知道其中有位老公，十分健谈，所知也多。每有话题，必旁征博引，道出个子丑寅卯，说出个来源根由。此刻，他正在讲前三皇、后五帝的盛事，对夕日的太平景象津津乐道，颇有些心向往之的感觉。旁边有个年轻人，有些想难为他的意思，见他正讲在兴头上，冷不丁地插话道：

“老公，你一味称颂太平盛世的五谷丰登，万民乐业，且说说现在的世道怎么样？”

那老公见年轻人问话，竟一时语塞，只是自言自语：

“闲谈只道前朝好，且莫乱言当朝事。”

年轻人见老公言语钝讷，便调笑道：

“都说老公万事通晓，如今看来，怕也未必。”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今朝之事，也没有什么说不得。如今皇上暴虐无道，南修五岭，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加重民赋，强征徭役，弄得父子分散，夫妇离别，又焚书坑儒，大肆狂悖，民不聊生，真是千夫所指，人神共愤。”

此话一出，举座皆惊。掌柜荆友连忙抬起双手，做出一副向下弹压的架势，连连奉劝：

“各位客官尽管吃酒，千万不要乱说。”

“这些事，举国上下，妇孺皆知，有什么说不得的。”只听刚才说话的那人“啪”地一声拍打桌子，站起身来，拂袖出门而去。

张良循声望去，见这人五短身材，头大如斗，紫微微的脸膛，浓眉大眼，狮鼻阔口，一部粗密胡须撒满胸前，穿着一身青色缊袍，右肩挂着一个皮口袋，人虽离去，声音仍如洪钟，绕梁不绝，震屋撼瓦。张良急忙尾随出来，紧赶几步，大声招呼：

“壮士请慢行，有话请教。”

那人也不搭话，径直沿着大道，阔步向前。人虽矮小，但步伐急促，走得很快。张良小跑着才能与他并行。

“刚才壮士所言，正是我心中所思，听来真是痛快淋漓。敢问壮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张良悄声询问。

那壮汉昂然答到：

“大丈夫坐不改姓，行不更名。我乃东海人氏，人称沧海公。原为打抱不平来，今又打抱不平去。你是什么人，问这些又干什么？”

张良见壮汉是个侠肝义胆之人，心直口快，不避嫌疑，便有心结交，索性报了真名实姓：

“我姓姬，人称姬公子。我家祖父两代为韩国相国。秦始皇灭

了韩国，使我不得入仕，一向心存怨恨。今天遇到壮士，真是三生有幸，愿与壮士结成生死朋友，共为天下除去暴秦。”

这时正好走到一个僻静处，沧海公取下肩上皮口袋，掂住底角，向外一倒，“咕咚”一声。张良一看，原来是只大铁椎，足有百来斤重。忙问：

“这是做什么用的？”

沧海公答道：

“给秦始皇预备的。这个暴君夸耀武力，巡幸无度，在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我也去畅游天下，哪一天遇上他，我一铁椎就砸他个稀烂，为天下人除去这个祸害。”

“好！今始皇无道，天下切齿，公若奋力诛此无道，天下仰德，青史标名，万世不朽。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到我家从长计议。”

从此，张良和沧海公结成莫逆之交。两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或饮酒怀旧，彻夜倾谈，伤感时相对而泣，泪雨滂沱；或游行山河，弹曲作乐，兴浓时开怀畅笑，无拘无束。更多的是时时密商刺杀秦始皇的大计。

一天下大雨，两人不再出门，在家炙了羊串，炮了猪腿，熬了雉羹，开了一陶缸黍酒，摆在石案上畅饮。酒至半酣，张良说道：

“秦宫雄兵千万，禁卫森严，坚如铁桶。加上有了荆轲、高渐离的作为，必定备加防范。不要说很难进去，就是进得去，怕也难以凑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看还是待机而动，等那暴君出宫巡游时再找机会下手，成算较多些。”

“天下没有不出窝的兔子。我们就等他出来时再说。只是我手中这一百二十斤重的铁椎，先要使得得心应手，神出鬼没。不要等有了机会，一击不成，功亏一篑。你我性命不大紧，恐误了机会，让那暴君再次走脱，辜负了天下人的热望。”沧海公道。

主意打定，那沧海公天天苦练不已。一只铁椎舞得虎虎生风，三百尺内外，椎椎命中。只等有了机会，便可一试身手。

机会终于来了。

好大喜功的秦始皇，离开秦都咸阳，第三次出巡。

张良和沧海公开始了紧张的准备。他们首先要办的第一件事，是摸清秦始皇这次东巡的行进路线，然后选择攻击的地点。

“我的任务是挥椎袭击，真正算得上举手之劳，其余的由你来筹划。到时听你的指挥就是了。”沧海公笑道。

“那暴君第一次出巡，乃是西巡，由咸阳向西，经陇西到鸡头山，再返咸阳，意在镇抚老家百姓。第二次乃东巡，皆原赵国地域，曾登泰山，并封禅刻石，向天下耀武扬威。行经湘水时，据说湘水神湘君欲阻其去路，暴君竟下令尽伐湘山之树，又放火烧山，烈焰千里，惨不忍睹。这次东巡，必然重登泰山，以作一年一度之封禅。他欲登泰山，便必渡黄河。阳武博浪沙（古属阳武县，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乃黄河最平缓的渡口，他经此渡河无疑。我们就在博浪沙下手。”张良深思熟虑，成算在胸。

计议已定，事不宜迟。第二天，两人便打点行装，备了干粮盘缠，径直向北进发。

到了距黄河不远的阳武马头镇，两人不急于行动。先饱饱地进了酒饭，踏踏实实地睡了个透觉，尔后，踏着一片月色，来到黄河北岸的博浪沙。只见月光之下，黄沙之上，一片空旷。沼泽地上有几片芦苇，高没人顶，异常茂密。张良看了地形，度了芦苇距河畔大道的足距，约有不足两百尺，便心中有数，遂对沧海公道：

“只有这里，比较合适。”

“其他都可，只是太过空旷，怕不好藏匿。车驾通过时，官军必要先搜索。”沧海公说。

张良沉吟良久，说道：

“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借芦苇隐蔽，挖两个沙穴，以芦苇棚顶，再用沙土覆盖。不踩到穴顶，很难发现。待官军搜索过后，再探出身来，隐藏在芦苇丛中。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更有把握些。”

“另外，”张良接着说，“欲进先要思退，有进无退，匹夫之勇而已！因此，先要预备一只快船，隐伏于河畔。那暴君车驾来时，作奋

力一击。待众人救驾混乱之时，即下快船，疾速离去。如此方可保进退从容！”

此后，两个人又对种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和行动细节作了考虑，同时又多方打听秦始皇巡幸的路线行踪，直到觉得无所遗漏，万无一失。

秦始皇的车驾在马头镇宿营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躺在客栈的床上，张良把前后经过细细想了一遍，然后对沧海公说：

“荆轲、高渐离两度行刺，都没有成功。但事虽未成，持之永恒！秦皇无道，我们天天刺他，总有成功，天下人都刺他，他纵然命如天大，也难活下去。”

两人对行刺的成功，充满了信心。

这暴君或许真是天命神授，命不该绝？想到自己这些年来的苦心设计、全力拼斗和这次行刺的经过，张良感到有些神情恍惚了。

张良在客店中一住就是一个来月。

他原本身材不高，相貌白净，且又体弱多病。多年来，为报仇复韩大业苦心积虑，颠沛流离，饱受风霜雨雪之苦，身体越发不支，全靠胸中一股发愤浩气相撑。博浪沙一击，功败垂成，他懊恼不已，五内俱焚，加上惊惧心荡，丧魂落魄，穷于藏身避祸，身体如何能吃得消？所以到了下邳，住进客店，随即急火攻心，寒热并发，浑身酸痛，咳嗽不止。他从小饱读诗书，也曾涉猎歧黄之术，一边请人医治，一边自我调养，病势日渐缓解。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时半刻，不得彻底痊愈。

转眼间又是一年春草泛绿，百花蕴蕾。官府搜捕的风声日渐松懈。天气晴好的日子，张良便到处走走。不过，他心性细密，从不往人多眼杂的热闹去处插足，多在偏僻的田间陌上、林中渠畔独自徜徉，怡情消烦。

一天，春风和熙，艳阳可人。张良用了早饭，饮了一杯酽茶，便收拾打扮一番，离了客店，出了城门，信步往郊外走去。虽说流落异

乡，落魄失魂，但他毕竟出身世家，是韩国的贵胄公子，改不了讲究穿着体面、儒雅风度的习性。

发源于齐国境内的汜水蜿蜒而来，越过城西，调头东去，在邳邑城南留下碧绿一带。汜河两岸，树木葱茏，花盛草茂。阳光照在春水之上，波光点点，碎银般粼粼闪烁。

不知不觉，张良来到横贯南北的汜水桥上。放眼望去，四周空旷沉寂，只有远处的田畴间，零零散散的农人在躬耕劳作。收回目光，张良发现桥的南头，有一位老人搭着腿侧坐在桥边的石栏上。他没有在意，自管向前走去。来到老人身边，只见那老者鹤发苍髯，脸色红润，头颅昂然，平视远方，目光深邃，身着一件土黄色大褂，浑身透着一派仙风道骨来。那老人明知有人走来，也不回眸，照旧一只脚上下晃荡，趿拉着一只破布鞋拍着脚心，像在打着板眼。张良见状，也不问话，径直向前走去。就在这时，老者有意无意之间，脚跟一缩，那只鞋就掉到桥下去了。他并不回头，朗声说到：

“小伙子，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

张良闻声，环顾四周，并无别人，想那老者必定是在和自己说话，心里就有些不快。素昧平生，并不相识，自己鞋儿掉在桥下，却让别人去捡，连句客气的话也没有，实在令人气恼。本想发作，奚落那老人一顿。可再看那老人，年纪似已不小，替他捡鞋上来，也不为过，遂走到桥下，将鞋捡了上来，伸手递了过去。谁知那老人仍不答话，依旧坐在桥上，也不伸手来接，只是把脚一伸，说：

“给我穿上。”

张良一愣，心中又觉好笑，又感可气。但他又想：送佛送到西天，好事干脆做到底吧。也不再说什么，索性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拿着鞋给老人穿上。那老者也不答谢，站起身来，捋一把胡须，微微一笑，大摇大摆地径自走了。

张良觉得纳闷，便跟着老人走下桥来，尾随而去。约摸走了半里多地，那老者就像知道张良跟着他似的，蓦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对张良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